

■青春岁月

# 胡同深处有我儿时的记忆

□孙赖一 马锐 文/图

我是在胡同里面长大的，大约从三四岁到十四五岁，我是在西城的敬胜胡同里居住。在这里，我从幼儿园到小学、中学，一点点成长起来。胡同里我曾踩下数不清的足迹，胡同里也有我无尽的欢乐记忆。

这是一条深藏在一条大胡同里面的小胡同。大胡同叫做砖塔胡同，这可是一条有名的胡同了。砖塔胡同的东口有一座元代建筑的砖塔，叫做万松老人塔，胡同就是因这座塔而得名。那时，砖塔的前面是一家药店，现在，药店已经没了，把塔完全的展现了出来。胡同口的右边是一个很小的饭馆，当年我经常站在人家的窗前，看厨师在里面炒饼，闻着香味解馋。

从砖塔胡同的东口进去，往西走不远，路南有一个小胡同，就是敬胜胡同了。儿时，胡同里面很清静，每个院落的大门上通常都会写着：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之类的字，显得祥和、安逸。

敬胜胡同的胡同口就对着这样一个院门，院门口有一棵大槐树，现在仍然在。那时，一到夏天，树上会生出无数的虫子，一个个肉虫吐着丝从树上吊下来，在半空悬着。我们管它叫“吊死鬼”。吊死鬼会到处爬，有些胆大的孩子还会拿来放在手里吓唬其他孩子。这些肉虫最后会长成蛹，孩子们就会把它挖出来，拿在手中，对着它念念有词：金钢金钢转转，拉屎叫我看看，金钢金钢摇摇，拉屎叫我瞧瞧。这个金钢还确实会转转的。那个时候，孩子们没有什么玩具，这就是玩具了。左边这棵树就是我说的大槐树。

敬胜胡同是一条不宽的胡同。其右边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门，有一户人家，在文革当中被抄家，从门里面抬出了不知多少尊佛像，各式各样的佛像装在玻璃罩子里面被抄走了。也不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。

向南走到尽头，向西拐弯，快走到尽头的时候，就是我家了。那时的胡同地面都是土地，过一段时间会有修路工人开着拖拉机把地面耕一下，然后压平，



本文作者孙赖一和他的妹妹在刚搬到敬胜胡同居住时的合影。

就是胡同的路面了。当时感觉胡同很宽，没有汽车，只是偶尔有人骑着自行车走过。孩子们就在胡同里面玩耍，真是开心极了。

这就是我小时候和小伙伴踢球的胡同，现在显得很窄了，但是当时可是我们一伙孩子驰骋的球场呢！摆上两块砖头就是球门了，远处站人的地方摆上另外一个球门，一伙孩子就开踢了。如果射门的时候球从砖头上面过去，就叫做“骑马”，是不被认作进球的。小伙伴们经常为是否“骑马”而争得面红耳赤。现在看这个胡同，怎么变得那么窄了呢？看来是人长大了，视角不同了。总之，胡同在当时就是孩子们的大乐园！

胡同的尽头有一座公厕，现在修的很好，儿时却只有男厕没有女厕，大家都管它叫“官茅房”。那时每个院子都有厕所，隔三差五的会有掏粪工人前来掏厕所。记得小时候，三五个小伙伴经常一起带着一张报纸去这个“官茅房”，把报纸点燃扔到茅坑里面，然后蹲在上面烤屁股。现在看来实在是无聊之举，但那时也包含着一种快乐呢！

在球场的中间有一段死胡同，只有三个门，其中的一个门就是我当年居住的院子了。现在显得胡同特别拥挤，但是当年这也是我小小的乐园呢。我经常拿着

球拍，对着墙面打乒乓球，一口气可以打很多个也不坏。那时的房子，墙面不像现在都是砖头，而是四角是整砖，中间通常用碎砖头垒上，然后抹上青灰，很平整，适合打球。还记得小时候和小伙伴对着墙玩倒立，比谁坚持的时间长，玩到最后还能单手倒立呢。

我住的院子当年也算是很不错的住宅了，分为东西两个院，我住在西院的北屋一排五间房子里。那时感觉院子很宽敞，院子中间还开辟了一块小小的菜地，种点玉米、向日葵啥的，每年都有收成。

记得当年我刚刚学会骑自行车，我经常骑着老姨的自行车在院子里面兜圈。现在再去看，完全没有了这种感觉。小小的院子里面挤满了自建的房子、棚子，快没了下脚的地方。原来高大的房子显得破落衰败了。看看这拥挤不堪的小院子，哪还找得到儿时的感觉？社会发展了，人们生活的空间有了更大的需求，看来这种平房院落真的不适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了。

好在这里就要拆迁了，胡同西头已经被拆为大片的平地，不知要开发什么项目，人们将随着拆迁得到安置，也将从此告别这古老的胡同，开始崭新的生活，但是胡同已经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永久的，不可磨灭的记忆。

■图片故事



## 天安门广场上的筷子功

□吴爱连 文/图

这是一组反映环卫工人不辞辛苦、用筷子作为清除垃圾杂物的工具，将树下、铁算子下面的杂物清理干净的工作画面。天安门广场上正是有了这一群可爱的筷子功清洁员，才使得世界上最大的广场——天安门广场美丽、干净、舒适。

这组照片拍摄于2009年10月4日上午，地点是天安门广场东侧。那天，我原本是去天安门广场拍些景致，可未曾想我被这群辛勤劳作的环卫工人深深地打动

了，我便拿起相机把她们记录下来，为的是歌颂这群最可爱的人，提醒人们在游览天安门广场时，要自觉遵守广场秩序，不随地吐痰、不随地吐口香糖、不乱扔垃圾，保持天安门广场的整洁，维护首都形象，做文明有礼的中国人。

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“春节”就要到了，届时天安门广场又是一个旅游热地。文明旅游从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从身边做起，让环卫工人不用再“苦练”筷子功。



## 想起当年“爬格子”

□乔英杰 文/图

应该是从初中一年级开始，因为订阅了《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》，使我的“作文”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，并从那时起喜欢上了“爬格子”。当年最辉煌的成就是一篇作文获得了全国中学生作文竞赛三等奖，并因构思巧妙、题材新颖而被《黑龙江教育》作为范文转发。除此之外，并无它成，可能是在农村读书太少吧。

直到1992年考学离家，在学校的图书馆、阅览室里，我毫不吝惜地花完了四年时光。那里面海量的书籍杂志、报纸副刊，让我眼界大开，欣喜若狂，也使我更加坚定了“爬格子”的梦想。

1995年11月29日，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以后，我的一篇随笔终于发表在《鹤城晚报》的副刊上，接着在1996年1月份陆续发表了第一篇杂文、第一篇小小说。从此，在毕业前的半年时间里，我成了报社的“常客”，更成为了学校的“名人”。期间，我又陆续开辟了《青年文学家》、《辽宁青年》等新“阵地”，半年时间里发表了四十多篇文学作品，并在三次征文比赛中获奖。

1996年7月毕业后，因“爬格子”较有成绩，我被哈尔滨铁路工程总公司党委书记王宝运慧

眼相中。在他的亲自安排下，我留在了哈尔滨一家铁路工程公司，“主阵地”也自然随之转移。

除仍然给《鹤城晚报》副刊投稿外，我凭借着勤奋笔耕，又迅速打开了多家媒体的大门。尤其是1998年5月，我调入另一家铁路工程公司任党委宣传干事后，更是如鱼得水，除发表大量文学作品外，还采写了大量的新闻作品，并连续两次荣登《哈尔滨铁道报》发稿状元，先后十余次在征文比赛中获奖，连年被评为优秀通讯员。

那段时间，应该算得上我的创作高峰期，几乎每天都有新作品出炉，发表率更是达到了80%以上。有时兴之所至，趴在宿舍的床上一晚便能写出两三篇千把字的文章。

“爬格子”也让我成为了单位的“香饽饽”。总公司宣传部连续两年调我未成，结果2001年2月，总公司工会先斩后奏，未征求我所在公司党委和我本人意见，便直接下令将我“抢”了过去，想来这也是我此生与工会的不解之缘吧。

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靠着坚持不懈的“爬格子”，2005年我又“爬”进了首都北京。

“辉煌”至此，夫复何求啊！

■征稿启事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**图片故事**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**工友情怀**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

**互助情感**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**青春岁月**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**工会岁月**——以照片为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

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**家庭相册**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**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**  
**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**  
**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**